

中国禅学丛书
Series on the Zen Studies

季羨林 主编

禅与文化

ZEN AND CULTURE

季羨林 / 著

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禅斗机锋

迷离又模糊

朦胧模糊语

相得益彰了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禅学丛书

Series on the Zen Studies

季羨林 主编

禅与文化

ZEN AND CULTURE

季羨林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禅与文化/季羨林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12

(中国禅学丛书/季羨林主编)

ISBN 7-80128-862-9

I. 禅…

II. 季…

III. 禅宗—文集

IV. B94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72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 (发行部) 64963101 (邮购部)

64890042 (编辑部) 64963106 (总编室)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8.5 印张

字 数 41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中国禅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季羨林

常务编委 刘 烜 张德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奔腾 王文宏 卢东文

刘 烜 任雪芳 何伟华

张德明 季羨林 拱 桥

顾建平 黄河涛 喻天舒

总 策 划 张德明

本书编选 刘 烜

协助整理 莫常红

版式设计 张德明

目 录

我和佛教研究	1
研究佛教史的意义和方法	6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8
一、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	8
二、当时思想界的情况	11
三、佛教的起源	13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19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29
论释迦牟尼	36
释迦牟尼的名字	36
释迦牟尼的家族	37
释迦牟尼出生的时间	38
释迦牟尼的生平	38
释迦牟尼的少年时代	39
出家的经过	39
苦行	40
成佛	40
说法	41

招收弟子	41
释迦牟尼与国王结交	42
联络商人	43
涅槃	43
教义	44
说法方式	45
对社会改革的看法	46
法显	48
一、晋宋时期佛教发展情况	48
二、法显的生平和活动	50
1. 幼年时期	50
2. 西行求法的目的	52
3. 出发时间	52
4. 西域行程	53
5. 在印度的活动	54
6. 在师子国	61
7. 浮海东还	62
8. 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62
三、结语	63
1. 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64
(一) 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 最远	65
(二) 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65
(三) 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65
(四) 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65
2. 《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67

佛教的倒流	71
补充	104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105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110
商人与佛教	113
目次	113
一、引言	114
二商人	115
给孤独长者	119
首转法轮	123
二、汉译佛典律藏中有关佛教僧侣与商人的关系的记载	124
(一) 一般的接触与来往	125
(二) 结伴旅行	126
(三) 狼狽为奸, 走私漏税	131
(四) 商人支持佛与僧	134
(五) 佛教戒律禁止和尚捉金银, 做买卖, 与商争利	136
(六) 过去世商主与佛的关系	137
三、商人在印度的起源和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	140
(一) 商人起源的一般规律	141
(二) 印度古代商人起源的特点	142
(三) 印度河流域古代社会中的商人	144
(四) 《梨俱吠陀》中的商人	147
(五) 雅利安人的东进	159
(六) 印度古代的商路	166
(七) 《罗摩衍那》中的商人	174

四、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原因	176
(一) 经济关系	177
a. 商人是施主	177
b. 二者都以城市为据点	178
c. 共同合谋偷税漏税	179
d. 和尚不许捉金银	180
(二) 来源关系	181
e. 二者在思想上同源	181
(三) 意识形态	182
f. ahimsā	182
g. 转轮圣王	185
h. karman	188
i. 同属沙门思想体系	191
(四) 共同的历史使命	192
j. 二者同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192
五、与中国对比	195
(一) 商人与宗教的关系	195
(二) 商业与农业的关系, 中印两国商人阶级发展的规律	197
 佛典中的“黑”与“白”	 203
 浮屠与佛	 206
 再谈“浮屠”与“佛”	 218
一、“佛”字对音的来源	218
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 时间	 222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	223

目 录

(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	225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227
(四)几点想法	229
《敦博本禅籍校录》序	231
关于神韵	233
补遗	241
作诗与参禅	243
一、中国古籍中对诗禅关系的看法	244
二、诗与禅的不同之处	246
三、诗与禅的共同之处	246
四、禅与中国山水诗	252
五、言意之辨	258
(一)言意之辨	258
(二)一个印度理论	261
(三)中国语言文字的作用	262
“天人合一”新解	268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282
补充	282
一、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问题	288
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	290
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	293
(一)雪莱预言工业发展的恶果	294
(二)雪莱开出的药方	295

(三)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295
(四) 西方向东方学习	296
(五) 两种思维方式	297
一点补充	300
天人合一 文理互补	302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304
再谈东方文化	331
续补	334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336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341
文化的产生	341
文化的交流	341
文化的体系	342
两大文化体系	342
两大文化体系的同与异	343
对东方文化的看法	343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344
河西河东行将易位	344
人类文化发展的前途	345
东方文化问题	346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从西域文化的传入谈起	353
印度	354
佛教的传入	354
印度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影响中国	355
波斯（伊朗）	356
阿拉伯国家	358
中印文化交流史·同化问题	360
一、禅宗	360
二、理学	362
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读《丝绸之路》的观感	363
一、几句内容充实的“套话”	364
二、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贡献	365
三、对研究中国历史有裨益的小资料	377
四、埃及制糖术	384
五、波斯制糖术	391
《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序	393
《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398
《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序	400
一、“预流”问题	401
二、继承和发扬乾嘉考证学的精神 吸收德国考证学的新 方法	403
（一）中国的考据学	404
（二）德国的考据学	406

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	408
(一) 中国文化的内涵	409
(二)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	412
(三) 文化与气节	414
四、爱国主义问题	415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423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430
 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	433
 国学漫谈	438
 《禅与文化》书后	442

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确的。（参阅赵复三，《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三期，《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些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除了漫骂者以外，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他们说，佛教是唯心主义，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佛教只是一个“反面教员”。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一百年以前，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佛教有辩证思想。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言必称马恩，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们一定要屏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再做出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最终发展到呵佛骂祖的程度，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布时间长，有的短。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了呢？不，不，决不。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但是，唯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伊斯兰的侵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大力打击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至今快七十年了。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

可谓雷厉风行。然而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操之过急，徒费气力。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在欧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在亚洲，佛教小乘改为大乘，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比如说在日本，改为和尚能结婚，能成家立业，也是一个例证。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一处，就有一千七百多所。中国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寺里绿树参天，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幽静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一走进去，恍如进入另一世界。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觉到，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不愿意欺骗别人，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头谈中国佛教吧。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让我来谈佛教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但是，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那就是狂妄，同样为我所不取。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现在《文史知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我认为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见地。《文史知识》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而且对一些专家们也起作用。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灵感，获得启发，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进，以此为契机，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1986年6月24日